

| 關西福音工作的濫觴 |

20年狂人信主得平安(上)

文/楊禮嘉 圖/天恩



福音書格拉森鬼附之人的翻版？

耶穌一下船，就有一個被污鬼附著的人從墳塋裡出來迎著他。那人常住在墳塋裡，沒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鐵鍊也不能；因為人屢次用腳鐐和鐵鍊捆鎖他，鐵鍊竟被他掙斷了，腳鐐也被他弄碎了；總沒有人能制伏他。他晝夜常在墳塋裡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頭砍自己（可五2-5）。

……極其凶猛，甚至沒有人能從那條路上經過（太八28）。

張漢錦弟兄年輕時就讀明新工專，不明原因遭邪靈打擾受到轄制，四處求醫無效，就輟學在家。病情日漸嚴重，開始有攻擊性，曾經一個人抬起一個大冰箱向人砸去，力量很大，其他家人不敢靠近，於是被限制在張家的三合院裡面。平時就由張媽媽照顧他，大門長年都鎖起來，這樣一晃就過了二十年。

有一天，一位劉姓警員巡邏到張家，被好心的鄰居警告，勿進入張家，

並告知張漢錦的狀況。劉警員回去就告訴同事范綱宏弟兄（時任新竹縣關西鎮石光派出所員警），說他遇到一戶人家，兒子犯邪二十幾年，多年來沒有洗澡、剪頭髮，找不到人可以幫助，這家人好可憐……。范弟兄聽聞後，內心有一種感動想過去關心，於是就偕同妻子江淑桂姐妹一同前往。（以上摘自關東橋教會30週年紀念刊，〈同心合意的操練——張漢錦弟兄信主見證分享〉，文／黃健平弟兄，筆者略作修改。）

感謝主，范弟兄夫婦憑著對主的信心與對人的愛心，「奉主耶穌聖名」能制伏這被邪靈轄制、活在黑暗國度的可憐人，並幫他理髮、洗身、更衣。

初次帶來教會參加靈恩佈道會

1992年10月23日是新竹教會秋季靈恩佈道會最後一天，經范綱宏弟兄介紹，黃建平弟兄協同新竹社青團契契友，第一次開車到新竹縣關西鎮新力里7鄰的山區，載張漢錦來教會。

由於我們是第一次參與這種聖工，大家皆抱著十分戒慎戰兢的心，先集合在關東橋教會，禁食迫切禱告後才敢前往，一路上也不斷唱詩求主加添信心。經過芎林進入關西，再經蜿蜒的山路一路往上開，來到一座不知名的山上，眼前是一座三合院豪宅。

大家跟著范綱宏弟兄進入大門，經過一樓廣場，再沿十幾層階梯往上，到了二樓的三合院，再右轉進入閣樓。張先生兩手抱胸，眼神充滿邪氣，站在那裡。范弟兄用客家話告訴張先生，今晚要帶他去教會。張先生立刻用國語大聲回應「我不去！」

接著大家同心禱告，禱告後范弟兄把預先準備好的運動鞋放在張先生面前，然後命令他：「奉主耶穌聖名穿鞋子」。張先生套上鞋子後就用一隻腳站著，另一隻腳伸在空中，在空中綁鞋帶。一面動作一面咬牙切齒，發出很憤怒的聲音。兩腳都穿好鞋後，就奉主耶穌聖名叫他走，他就跟著我們下樓。來到屋外的車邊，我們就大聲奉主耶穌聖名叫他上車，他就很順服的上車了。

到了新竹教會（世界街的會堂），一樣奉主耶穌聖名叫他下車，見他有所猶豫，沒有反應，就拉著他奉主耶穌聖名叫他下車，他就下車了。進了會堂，要帶上二樓會堂，就發生強烈抗拒，三位弟兄再怎麼拖都拖不動，他一直高喊：「我在一樓就好」，並一再求我們不要帶他上去，我們也一再命令他。一陣混亂後，被我們抱上二樓，坐在第一排椅子。坐下後又喊著說「我要回家」，我們也大聲命令他，「這是神的家！」於是立刻安靜。整晚聚會，他身體僵硬，保持筆直的坐姿，動也不動，眼中流淚，嘴唇反咬住，手掌僵硬，扭曲向內。

第一次參與這種聖工，大家皆抱著十分戒慎戰兢的心，
先集合到關東橋教會，禁食迫切禱告後才敢前往，
一路上也不斷唱詩求主加添信心。

新竹社青團契是很強的聖工後盾

當時新竹社青團契剛成立兩年，契員包含關東橋與新竹兩間教會的社青。每週二在新竹教會查經分享、很注重禱告，並常有戶外聯誼、訪問契友等活動，也常常在工作後溝通心得、檢討缺失，彼此激勵，向心力很強。

隔週團契聚會時，便改變聚會內容，以「如何面對犯鬼者」為題，見證這次的體驗，並請大家為這件聖工代禱。

後續帶張錦漢參加竹東、關東橋的佈道會。感謝神，他進會堂不再有強烈的抵抗，甚至在關東橋的佈道會，禱告時能順服的跪下，雖然沒有發出聲音來禱告，但已有進步。在關東橋教會，筆者親見張先生坐在一樓等待我們載回去時，容貌瞬間改變成一張扭曲的老人的臉，不久又變回原來的臉，令人感到十分可怕。

佈道會後繼續跟進

佈道會後當然要繼續跟進，范弟兄夫婦有空就會帶女兒（范恩婷）前往張家探視張媽媽，關心、勉勵她，並為張先生禱告。每逢安息日則由黃健平弟兄開車，筆者與陳肇鴻弟兄（或其他弟兄）陪同，接送張媽媽母子到關東橋教會參加聚會。

期間張先生的狀況，並沒有明顯的好轉，靈界的爭戰處於膠著的狀態。

張父離世，帶張先生到教會過夜

1993年，張父離世了，很多親友都回來守喪，住在張家三合院。面對一個精神失常的人，每天在三合院裡晃來晃去，不時還喊著說要殺人；況且廚房的菜刀隨手可得，這些親友的壓力可想而知。

這些親友得知教會有人來關心張家母子，而且張先生會聽教會這些人的指揮，於是希望教會幫忙把他安置在一樓的一間暗室，以避免親友發生危險。

得知這訊息後，幾位弟兄就到張家關心了解。當然以信仰的立場，大家認為福音傳到張家，是要靠主耶穌的大能，讓張先生從魔鬼的手下得釋放、得平安。怎可應親友的要求，將張先生關進暗室？但現實是，雖然一直禱告趕鬼，魔鬼還是頑強抵抗，不願離開張先生。在魔鬼還沒有離開前，我們可以奉主耶穌聖名命令張先生的行動，但這些親友都未信主，他們對主耶穌沒有信心，該怎麼辦呢？真是進退兩難。

我們在張家禱告了好久，求主指示該怎麼辦。禱告後有一個感動，因為當天是星期五，隔天就是安息日了，照例我們會開車來接張媽媽母子到教會。不如我們就提前接他們母子到教會住一晚，所有的事情就等明天安息日聚會完後再說了。

就這樣，當天載張媽媽母子到教會住宿。我們奉主耶穌聖名吩咐張先生跟我們走，他就順服地跟著我們。離開二樓三合

院，走下幾步的階梯，陳肇鴻弟兄突然回頭一看，發現他們的親友聚集在階梯上，驚訝的看著我們這一行人。他們應該想不透為什麼連精神失常的人也願意聽從我們的話。

當晚，幾位弟兄就一起夜宿關東橋教會一樓副堂。簡單挪動椅子，將張先生團團圍住，我們就睡在椅子上。感謝主，整晚平安無事的度過了。

親見同工被聖靈充滿，騰空跳躍

隔天上午有安息日聚會，所以大家很早就起來收拾，將椅子復原，然後一起站著禱告，感謝主看顧，並求主帶領後續工作。

自從參與這工作以來，幾位弟兄已立下心志，早餐一律禁食禱告，因此不必考慮早上要吃什麼，就是一直不住的禱告，也幾乎忘了時間。

不知不覺中大約禱告了兩個小時，過程中，同工們陸陸續續離開，或返家或準備其他事情，最後就只剩下筆者和陳肇鴻弟兄還一直禱告著，而張先生就一直在原位坐著。

忽然之間，我聽到肇鴻弟兄靈言禱告與平常的聲音不一樣，非常流利而有力量。於是忍不住打開眼睛，要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。

就在打開眼睛時，看見肇鴻弟兄被聖靈大大充滿，雙腳直立如裝上彈簧，竟然可離地輕鬆地上下跳躍，離地最高的高度，頭頂已超過副堂的門。

當時筆者深受感動，原本是站著禱告，立刻跪下去禱告，眼淚不斷湧流出來，內心懇求主耶穌加添我的信心。

不久之後，我們就停止禱告，弟兄姐妹也陸陸續續來到教會，準備參加聚會了。

張先生被強制關進暗室一年

安息日聚會結束後，還是要面對現實，我們就送張媽媽母子回家，把事情交託給主。

後來張家親友為了安全起見，動用了七、八個壯丁，將張先生強制關進一間暗室鎖起來。從此就不方便每安息日再帶張媽媽母子一起來教會。

整件事情的發展不如預期，同工們也深受挫折，信心幾乎跌落谷底。

接下來這一年，因張先生吃、喝、拉都在一間暗室裡面，弟兄們只能載張媽媽來教會，並每週打開暗室大門進去幫忙清潔。每次開車接近張家，遠遠就可聽到張先生在暗室裡面發出的怒吼聲。

1994年5月29日，張媽媽通過洗禮審查，受洗了。

教會通過張先生的洗禮審查

後來關東橋教會通過張先生的洗禮審查，並委託竹東教會靈恩佈道會時施洗。1995年6月4日將張先生從暗室裡帶出來受

洗，受洗當天動用很多弟兄在水中協助。不意外的，張先生在水中發生強烈的抗拒，並發出淒慘的叫聲。感謝主，最後還是安靜下來，順利完成洗禮，並於會堂完成洗腳禮，只是不願意領受聖餐。

洗禮後在張家的屬靈爭戰

原本想著受洗後邪靈工作應會離開，當然張弟兄也不必被限制行動關起來。但送張媽媽母子回家時，弟兄們不放心，於是當天夜宿張家。

隔天早上范弟兄說，昨晚他在異夢中看到一個長相很奇怪的鬼，從我們睡覺的榻榻米旁邊走過去，弟兄們聽後心都涼了。

因為大家各自還有工作，需要離開了，於是帶張弟兄來禱告。沒想到要他跪下禱告，又發生強烈的抗拒，我們發現邪靈的力量還沒有離開，也只能禱告後交託給主，就先行離開了。

弟兄們回去後商議，既然邪靈的工作還在，我們也不能袖手不管。於是安排每晚至少有兩位社青弟兄，到張家陪伴並幫助禱告，期間約有兩週之久。

兩週之後，大家都快累倒了。因為睡在閣樓裡，每晚不得安寧，隔壁房間的張弟兄不時會發出恐怖的笑聲或叫罵聲。閣樓的窗戶之前都被他打壞了，身處山區，夜間有各種蚊蟲騷擾，而且張家外面養的數十隻狗每晚都會嚎叫（閩南語：「吹狗螺」），吵得大家心神不寧，睡覺時常要起來禱告。

我們想會不會張家還有不潔淨之物，於是也利用時間在偌大的三合院裡的各個角落尋找，果然找出不少符咒香包之類的東西，有的在抽屜裡，也有塞在屋簷磚縫的，於是就把找到的都燒了。奇怪的是，在燒這些東西的時候，邪靈還透過張弟兄發出詭異的笑聲。

雖然如此，還是有看到神的作為。蔡添福弟兄（後遷居紐西蘭，已安息主懷）曾在社青團契見證分享中提到，在還沒有被排到夜宿張家前，從來沒有去過張家，卻在被排到張家前的晚上，在異夢中去了那裡。……經過了蜿蜒的山路，到了山上，聽到張弟兄的吼叫聲，……。

邪靈的詭計也很深，受洗後載張媽媽母子到教會聚會，張弟兄在傳道、執事面前都表現的很順服、安靜。但我們在他家看到的，又是完全不同的狀況，甚至越來越離譜，魔鬼的工作很明顯。

於是我們請當時擔任關東橋教會教務負責人的林玲修執事（現為長老），前往張家夜宿一晚，林執事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。

因張家實在離教會太遠，不易關心，且張家住宅太大，符咒塞滿各個隱密處，雖已盡力清除，但都清理不乾淨。

關東橋教會職務會經過討論後，決定讓張媽媽母子住進教會，一方面環境單純，也同時方便教會的弟兄姐妹幫助禱告與趕鬼。

（待續）✠